



近代史资料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九十五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九十五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49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 · 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目 录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等补录	王庆成 整理 (1)
驻俄公使胡惟德函稿	木 化 整理 (7)
澳门界务争持考 (续)	黄培坤 (55)
抗战时期禁烟禁毒史料选	钱自强 王玥 辑 (105)
抗战时期各省航业损失概况	蒋 耘 (174)
苏联档案选译——1949 年初国共和谈问题	刘淑春 译 (215)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会谈 (1949.12—1950.2)	[俄] 列多夫斯基 著 陈春华 译 (227)
洋务运动中来华洋匠名录	林庆元 辑 (262)
《衙役职事》补正	辛德勇 (295)
* * * *	
台湾藏抗战损失调查档案简介	学 通 (298)
《近代史资料》总 75 至 84 号篇目解题	建 光 (302)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等补录

王庆成 整理

说明：1995年日本小島晋治教授过访，我出示1994年在台北获见之干王、幼天王等供词、诗句及驳李秀成供等文献。1996年，小島先生踵往台北，搜索比我从容仔细，洪天贵福的亲笔供词及尊王刘庆汉、誉王李瑞生的录供，即为我所未见而由其寄赠复印件者。此三件均有新的内容。洪天贵福供词系亲笔书写。其中谈到他逃出南京到广德州后诸王先后来见，但堵王黄文金始终未见之语，与其他文献所载不同；偕王谭体元埋银两万两，后“变为百姓”想挖出银子事，为其他文献所未载。据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谭体元传，谭在浙江淳安境战败后“剃发潜藏”，后入汪海洋部，在广东牺牲。埋银变百姓之说，似可为“剃发潜藏”之一解，至于黄文金，多种史籍称其为幼天王自广德州入湖州后之大将。据另一件誉王李瑞生供，黄文金等诸将在湖州议定了此后行军作战的大计，由幼天王饬示各方遵行，而此件幼天王亲笔供词却明确说黄文金“总未见我”。此说虽应重视但可疑。或者其意思只是说黄未先到广德州见幼天王。

洪天贵福这篇自述自署写于甲子年九月廿七日，按洪天贵福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廿五日被俘。太平天国中人被俘后自述中大都仍用天历，而且他们对天历与清历的换算都不甚了了，如与洪仁玕同时被俘的黄文英在南昌府的又供词中说，太平天国的甲子与清朝不

同，太平天国今年的二月二十二日是清朝的三月初二三日。他说得不确定，而且不正确——实际上应是清历的二月二十八。洪天贵福避写“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而仅写“甲子年”，这是不难理解的，其月日，我判定也必是天历，而不是清历。他还有两件亲笔诗句（见前），也都署“甲子年”某月某日。洪仁玕的亲笔绝命诗署“廿七日”，这里的月日应都是天历。

洪天贵福自述之末所写的几行竖读文字，是太平天国玉玺的玺文。这篇自述以及另外的自述、诗句都提到的唐家桐、唐老爷，我未查过此人的来历。洪天贵福称他哥哥，称他是辅佐清朝的文臣兼武将，又说此人待他很好，似乎是一名看管俘虏的年轻武弁。

今将小岛先生所赠各复印件，移为补录刊出，以供同好研究。洪天贵福亲笔供词，篇首有写有编号 99806；刘庆汉供词写有 98111 号；李瑞生供未见编号，但有江西巡抚沈葆楨致军机大人粘附其供单的咨呈一件。

王庆成 1997 年 9 月 27 日记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又一件）

我名字叫洪天贵福，现年十六岁，己酉年十月初九日卯时出世，老天王是我父亲，于本年四月十九升天。廿四日众人尊我登基，叫做幼天王，我有四个老婆。现在我不要妻，二十岁再要。六月天京被官兵打破，我同尊王刘庆汉、藩王黄万兴、忠王之弟扬王李明成、式王萧三发、助王黄期升、养王吉庆元同带一千几百人在天京黑夜从垅口奔出。官兵在城墙上不晓是我们出来。我们出有千余人，官兵方知我们出，乃叫杀长毛。官兵追上山就追不到了。我一路来到广德州。干王、恤王、堵王、祐王、偕王都

在湖州。昭王在泗安。即日昭王来广德见我，干王、恤王次日亦来见我。堵王、祐王、偕王未来。出广德后祐王、偕王方见我。堵王总未见我。后堵王在宁国墩受伤升天。偕王谭体元因埋银二万两，后变了百姓，想挖银子。干王、恤王、尊王时在我前后，顺王李春发是自己一人在南京逃出来，一路做哑到广德州的。有一天黄宗保花旗大队从福建光泽县前来，我们从乌石镇一路前来，后到横村，复合来到唐坊。官兵追到了，打了一仗。后在杨家牌驻蹕。夜时官兵又来，将我们打散了。是夜失散，总是我单身一人走上山，在山上饥饿四天。有一高人，无须，首戴高白帽，穿白衣白靴，送一大饼与我食，□□□□我欲跟他去，他交饼与我，便不见了。后我下山，走何家湾高田，一路来石城。我一人到这里后，有一人带我到老爷这里。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我做唐老爷弟弟。我年轻，到这里，道理我有些不懂，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今蒙唐老爷待我甚好，我就放心了。

老天王名叫洪秀全，此名是天安的，本名叫洪火秀。干王是老天王封为开朝精忠军师，我呼他为叔。恤王我呼他为伯。我不晓我是那县人，干王是那县人，我就是那县人。出广德是养王带路，后偕王带路。偕王变了百姓后，是花旗开路，我们总是跟花旗走，我在南京时，官兵未破城，我先梦见尔们官兵入城。在杨家牌，我亦先知尔们官兵夜会来攻，我先对干王他们说，官兵今晚来打仗，他们说官兵不得来。我今来到大人老爷这里，万望大人老爷带我到老，我感大人老爷恩于世世靡暨。洪天贵福自己亲写。

我在杨家牌到一姓唐人家住毕几天，有一剃头老来同姓唐人剃头，我就叫他同我剃头。

老爷识见高	世世辅清朝
文臣兼武将	英雄盖世豪

右颂唐家桐老爷诗一首

救世幼主真王洪天贵福，外人不知，将真王二字合起叫做福
 瑱。甲子年九月二十七日洪天贵福写

国 天 平 太
 皇
 玺 赫 上 明 玉
 赫 帝 明
 督基
 带
 真
 主
 万 福 幼 天 天
 方 禄 主 子 下
 来 寿 作 万 太
 朝 喜 主 年 平

尊王刘庆汉供词

尊王刘庆汉为保护洪天贵福逃出南京重要人物之一，但其名仅见于洪天贵福等的供词，事迹不显。沈葆楨在俘杀刘尊汉后，曾据供词在上奏中略述其人。今见其供词原文，知是广西起义老兄弟，曾参加北伐，后封为尊王。安庆失守，革去王爵，不久仍封尊王，并称升为副军师，与洪仁玕同在天京掌理朝政。但与洪仁玕“同在天京掌理朝政”之说，洪仁玕、李秀成供词以及其它载籍均无此踪影，恐是书吏误记。沈葆楨奏称，这是幼天王逃至湖州后分以洪仁玕与刘尊汉为正副军师，可能较符事实。

据逆犯伪尊王刘庆汉供：年三十六岁，是广西人。我随老天

王洪秀全由湖南、湖北、安庆到天京。老天王命我统带人马扫北失利，我回天京，后来又到处攻打城池。老天王封我为尊王，命我带人马往黄梅、广济，去救安庆，被官兵打败，安庆不守。老天王将我革去王爵后，因连年有打江山的功劳，仍封尊王，命我为副军师，并命干王洪仁玕为正军师，同在天京掌理朝政。今年四月老天王升天，我辅助幼天王出天京到江西，走湖坊、新城、唐坊、古岭一带，手下人马屡被官兵杀败。我拚死翻山逃命，官兵追赶紧急，身受多伤，倒地被捕。所供是实。

誉王李瑞生供词

誉王李瑞生，事迹不显。今据录供，知是广东惠州永安人，曾从洪秀全受读。太平天国起义克广西永安州时，邀其参加，后从石达开出走，又返回南京。其供词中较重要者是，幼天王等逃出南京后，曾在湖州会议今后战略，其具体情况较他籍所记为详，值得重视。又述及兵败被俘前夕，幼天王欲自尽，为干王、祐王所救，此为洪天贵福本人及他人供词所未及。洪秀全另外两子光王、明王，南京城破时，《太平天国史》云下落不详。李瑞生明确说都已死于6月，即城破之时被杀。这是李供提供的新事实。又，此供中，“光王”误作“先王”。沈葆楨奏附片称，李瑞生系被长左营副将李运生所俘，经统领长左营道员王德榜讯明录供票送沈葆楨。“光”字误“先”，不可能是录供时之音误，必应因形近而在抄录时造成之笔误。可知沈葆楨咨呈军机处的这篇供词，是王德榜呈送录供之抄件，在抄录中产生了错字。

据伪誉王李瑞生供：小的系广东惠州府永安县人，年三十八岁。因父亲在广东省西门外开烟店，小的从洪秀全读书四年。父亲去世后，小的未读书，回店生理。因洪秀全攻驻永安州，几次

写信来，并屡送金银，小的不得已，将母亲送至惠州本籍，交与母舅收养，小的假说上广西生理，遂往永安州见洪秀全，娶亲，封为伪职。

洪秀全系广东广州府花县干禄埗人氏。其人先前在九间庄杨家村教学。后得洋人带来名为耶苏之书，系□拜为上帝的。又到二十八年，一路由广西卖笔为生，后在广西本处诱了多人拜上帝。后又因土客相争不和，就因此时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飞、石达开等于道光三十年在金田坂起义造反，攻破永安州。咸丰二年，由桂林省往湖南、湖北，直下江南等处，小的亦在内。

小的于咸丰八年与石达开由江西过湖南宝庆至广西，会着亲人，云母亲病故，停在山上。小的当时求石达开奏请赏假回籍安葬母亲后，遂由广东搭洋船至南京，在洪秀全身边为军机，管办公文，历年未出。四月二十日洪秀全身故。其所生三子，长曰伪幼主，次曰先王，三曰明王。次子、三子本年六月身故。伪幼主自金陵于六月十六日被地道攻破，李秀成挟主及护身各伪王从垛假充官兵而出。维时已晚，皂白不分，致无人所阻。一路到栗阳桥，有炮船七只，步队约一二百之间，拦截此桥，伪幼主舍命冲过后，在广德州驻扎，不数日往湖州阅黄文金之兵，商量立足之地。黄文金云，浙江乃无粮之所，非成王业之地。遂与李远继等商窜江西。伪幼主飭李世贤、汪海洋、陈炳文等力取抚州、建昌为立足根本，李远继窜闽之昭武、汀州，黄文金以饶、广一带为已任，相为犄角，然后相机而图。计议后，幼主回广德，依次拔队窜江。不料黄文金在吕化受炮子而亡。军中号令不一，叠次而败，人心大变，各伪王伪将向官军乞降不少。昨湖坊又败，去降不少，现存不过二三千。伪幼主心怯，欲自尽，为祐王、干王等所救，即剃头装作难民而逃，若遁至汪海洋、李世贤，再作计较，如其不能，欲逃至广东九头山隘口等语，小的在湖坊被擒，后事作何结局，均不得知。此供。

驻俄公使胡惟德函稿

木 化 整理

编者按：本刊 92 号刊布了胡惟德在驻俄公使任上于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与国内往来电稿，今再发表其光绪廿八年至卅年致外务部函稿，可以相互补充印证。而且因为担心电报为俄方破译，许多重要内容均以书信形式传递，故函稿价值或较电稿更为珍贵，是这一时期中俄关系史中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

致外务部 壬寅正月二十六日

敬肃者：随便寒楮，久钦鸿度，少修笺敬，弥切葵倾，敬维勋福。便蕃兴居戡谷，慰符远祝。通宪^①客春一病，精力渐衰，切盼替人；甯多梗阻，屡乞假调理，因循未果。正初感冒，寻转伤寒。初七身热加剧，脉微口燥，眠食大减，渐觉委顿。至初十晨，脉息骤微，神气大惫，午后汗出不止。申初，遽尔骇寢。卧病仅三日也。方疾初起，即由知医孙随员洋霖诊视。嗣又遵宪意，延两德国名医商治，投以退热、生津、补气之品，竟无功效。中西均称：衰年气虚，感受外邪，发热数日，津液枯而精神亦竭，遂不能支等语。随侍有宪太太、次公子暨两幼女在俄。长公子去秋来洋省亲，小住三月，旋即内渡，抵京甫八日而噩耗传

① 清驻俄公使杨儒。

矣。现已在京起程，遵陆来俄，约二月中旬可到。通宪身后一切均与次公子委酌料理。西国公使出缺，多在其本教堂诵经祝祷，同僚官绅，官服往听。前年驻俄日本武随员歿于差次，即在使设奠。此次蒙电示办法，幸有遵循。当于十八日在使馆设奠，同日发引，暂厝教堂空屋。俄主、太后、后均先已派礼部大臣来唁。是日，俄主又派御前大臣临吊。各头等、二等公使，各部大臣均亲到，亦有送殡者。客齐集时，当在灵前宣读诔词，用代诵经。海外殡仪，殊难周备，参酌中西，勉臻妥洽。盖四方观礼，又不能不谨慎将事也。连日赴各处踵谢，外、户部暨各头等公使均谒晤面谢，余俱留片而已。惟德溯自癸巳春英伦差满回华，即蒙通宪奏带赴美，由美而俄，随节两洲，驂勒十捻，知遇之感，迥异寻常。柱石遽摧，不第为天下恟抑，亦哭其私己。旨派暂行代办使事，自顾弩庸弥深□惕，惟有勉自策励，勤慎从公，上酬朝廷特沛之恩，仰副堂宪奖成之厚。比者，英日订约，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仗义执言，与英日不合而合，俄焰稍衰，而衔我滋甚。外、户部平日往来已熟，虽稍冷淡，尚不致故意为难。英、美、日各使，向曾相识。日使栗野慎一，前曾驻美，彼此往还均相交好。盖伊等迩来亦颇意在联络也。现惟德所用代办出使大臣事务木质关防，系俄馆旧存者，谨于正月二十二日开用，另具文申报。钧部邮便，尚祈训示一切，俾有秉承，至为感幸。敬乞代回堂宪为荷 专肃。敬请勋安，统维亮鉴。胡惟德谨肃。

致外务部再启 壬寅正月二十六日

再，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宪拜发谢调补户部左侍郎恩一折，恭请代递，并函牍各件，由上海文报局转寄钧署，计已收到，并乞便中示及。再颂台安。惟德又启。

致外务部 壬寅二月十九日

敬肃者：正月二十六日勒布寸城，计登签掌。二月初十日，俄外部约晤面，交俄、法新换声明文件，并称：英日订盟，外间纷论不一，致将俄法办理东方事宗旨宣布各国，俾息群疑等语。此举盖因各国议论，咸谓英日之约，意在防俄。各报众口一词，俄颇不耐默焉。而情难隐忍，置辩则欲盖弥彰，遂为此掩饰之计，用以自解。其诚伪虽不可知，然得此牵制，或不至肆无顾忌，自乱其例，于中国不为无益。昨外部晤面，询中国政府于此事看法若何，有无复电。告以贵国意在保持和局，本国政府必甚必甚举为然。^①看法若何，必已告知雷使，无须复电也。前伊犁在德国购买枪炮，假遁俄境，中途扣阻。经前宪据长帅电商外部，由俄出费，运回德界。嗣因德厂未肯收回，奉长帅电，令商外部，暂存俄境，俟禁限满时再行交还。当屡商外部，并告以前宪未了心事，不但为看重邻好，即论贵大臣与杨星使交情，亦应通融办理，一臻妥洽。伊谓：此贵代办第一件见商之事，必应竭力，但须转商兵部等语。因屡催无复，恐其久搁不理，不得已谒晤兵部，设法面托一切，请勿阻难。伊允力为设法，仍须电商七河巡抚核办。昨接外部文称：已接兵部复，允照所商办理，准明年八月将全批军械交还中国。此事辗转延误几及三年，现既有此照会，届时当不难向之索取。但冀边省静谧，彼当无词藉口，不致再有轆轳耳。幼鸿公子业于二月十四日抵俄，俟诸事清厘，约下月杪即扶柁回京也。附陈申牍○件，并祈鉴察。敬乞代回堂宪为荷。专肃。敬请勋安。胡惟德谨肃。

① 原文如此。

致外务部 壬寅三月十三日

敬肃者：二月十九日泐奉寸缄，计登登记。杨前宪长公子锡宸去秋来俄省亲，冬月回华，抵家仅九日而噩耗骤传，遵陆星驰。铁路草创，又值严寒，万里奔丧，备尝艰苦，哀毁过度，痛极轻生。二月十四日抵俄后，连日料理交代归棹，商量遵陆遵海，事渐就绪，已定由陆扶柩，起程有期，忽于二月二十七日清晨在卧房投带自尽。据西医称：系累月悲劳思虑，伤脑所致。所留遗笔，但以扶柩等事为托，并不言何故轻生。窃念伊去年十一月由俄动身回华，数月来劳瘁悲伤，未获一日养息。去年相聚三月，见其开展健谈。此次到俄，对人默无一语，顿改常度，以为居丧故然，初不在意。即自言，少睡恍惚，恐病怔忡，亦不过虑其成疾，劝其珍摄。家属同人均绝不虑其他变也。谨即日电陈，旋奉复电训示周详，遵循有自。代办无奏事权，此事奏案自应请钧部主持。当于肴电陈明在案，想据电具奏无须另备申牍矣。此次东三省铁路公司厚意关切，特制备专车二辆，载送灵柩眷属，并经户部、道路部批准，迳由森堡开车直达大连湾，再易船发塘沽。寻常之车，中途总须换车数次也。该公司又不肯收取票价，固辞不获。惟伙食犒赏暨由塘沽进京等费亦复不贲，故应发川资，仍遵电示，照章发给，以利遄行。并遵派世增、桂芳两翻译一路伴送。缘两柩外，上下男女多至十有五人，非有两员恐不足以资照料。现定四月初六日首途，约计历月可到京矣。俄内部大臣斯丕阿圭，忽于日前在各部会议处被人枪毙，遇刺实情尚未讯确。大约因伊见解守旧，他部大臣所建维新政策，伊故意阻挠，而学部新订学章，经伊力驳，尤拂輿情，致遭此祸。学部大臣亦遂告退。俄政治差足与他国相胜者仅外交、武备两端，余皆瞠乎其后者矣！俄约告成，奉旨画押，非为中国之幸，抑亦东方大局之幸。外部称：各如边省永靖，各国相安，俄必恪守此约。此间

英、日、美各使谈及此约，均无闲言。但云：如中国稍有事故，恐俄将借端背约，务宜预防未然，免其藉口，俾得从容图治，勉策富强等语。诸使近颇有意联络，时相过从，所言亦甚关切。合并附闻。法总统现定四月二十左右游俄，德主亦将继续踵来阅水操。届时各驻使均须循例一谒见也。敬乞代回堂宪为荷。余容续陈。专肃。祇请台安，统维亮察。胡惟德谨肃。

致外务部 壬寅四月二十五日

敬肃者：三月十三日肃奉一缄，计呈堂鉴。四月十四日，俄外部送来钧部交寄盖用御宝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一份，并公牍一件，当即恭收。一面照会外部，请订日期与俄君批准之本互换。旋据面称：俟俄君批准后即缮备换约文凭，订期互换等语。适值法总统莅俄，法外部同来。又布加力王向属土耳其，现已自主，日内亦将来俄。故外部近来甚形忙碌也。二月初二日谕旨，查取各国律例。前奉钧札，即向官书坊访购俄国最新最备之律例大全。全部共计大本十六册。唯原书多未装订，一俟装订毕工，赶即寄呈。据相识俄名律师称：俄律多采之欧洲他国，时时增修，尚不如英、法、德诸国之备。窃以俄律视他国，虽未臻尽善，而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之处，于中国较为切用，参考印证实不可少。唯原书系俄文，并无英、法文译本也。随员王祖同、孙泽霖两员，本年四月二十日已届在洋第三次期满，迫于家事，恳切求归，固留不获。不得已为之请示钧部，允其销差。现定端节后航海内渡。俄馆一切函牍，向系惟德一手办理。近更加以赴晤外部，见客答谒暨与各使往还联络更形碌碌，亟须员相助为理，庶免贻误。前蒙俯准咨调人员，以资办公，仰见堂宪体恤下情，有逾常格，曷胜感激。前奉拨俄馆经费二万两，业由伍星使汇到，如数收讫，另文申报。近因金价太昂，以银易金，耗折甚巨，竟未知何时方有起色。杨前宪榛眷与世、桂两员，均于四月